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信笔扬尘

风雅颂

## 南行的鸟

火车一出陕西境界，窗外景物的颜色就开始有了变化，绿绿的山上长满了青青的树，而且还有一股很潮湿的空气不时从打开的半扇车窗涌进来。这和残冬笼罩下的黄土地是截然不同的，那些光秃秃的黄土塬子。

那时正值冬季，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下了一场雪，奇大，厚厚的雪裹着我以及我脚下这块很贫瘠的土地，雪前和雪后，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品味不出它是什么，后来我想，我该出去走走了。决定了这件事后我顿时有一种亢奋的感觉，但我仍不知道我要去具体做些什么，这种莫名的记忆是我这一生不会忘却的，虽然它说不清道不明，但每每想起那份冲动，我眼里就会含上一层潮湿，想哭。这种记忆无比新鲜和令人激动。在安静的时光里，一只呆鸟喜欢在无人的地方享受这一份无人知晓的记忆。在这只呆鸟的想象中往往会有一汪很细、很清的泉从细沙中轻轻喷涌出来，向上不断地涌动着、涌动着。这只呆鸟不愿将这种一牵动就隐隐作痛的记忆告诉任何人，唯有自己沉浸其中，想入非非。

实际上，这只呆鸟就是我，一个正在热闹非凡的南方拼命突围的游子。

火车沿着铁轨哧哧地游动着，像一条大虫匍匐在地上蜿蜒前行。铁轨摩擦的响声震荡在我的心底，但丝毫不影响我的思绪，我沉浸在一片回想的欢悦之中。窗外有些暗淡了，似乎又下起了小雨，我不清楚火车这时已到了何地，我心里明白，我明天晚上才能到达目的地。至于路经的驿站我几乎没去留意，然而每到一站停留的片刻，我内心则显得躁动不安。我在不断地接近着我内心的某种向往。

掌灯的时候，走廊里开始有许多人来回走动，他们的表情显露出他们有着各自的心事，打开水的人则小心翼翼地走着，像脚下踩着地雷。

我开始酝酿着一种精神去度过这个在奔驰中的不眠之夜。广播播放音乐的时候，窗外已什么也看不清了，偶尔能看见远处有几盏灯光在含糊不清地闪烁。我的心中突兀地升腾起一股剧烈的思家意念，家乡、父母、兄弟、朋友，他们游丝似的从我脑中一个接一个地闪过。我有了一种窒息的感觉，促使我喘不过气来。

在这前一天，我已整整坐了一天的汽车，车很晚了才抵达西安，睡下的时候自己提醒自己，明天一定不能起晚了。然而事非所料，等翌日睁开眼时已接近中午，我急匆匆背着简单的行装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火车站，不幸的是火车票也售完了，怎么办？我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从一楼窜到二楼，又从二楼窜回一楼，我不时地抬手看表，时间离直达广州的火车近在咫尺，我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只有等明天了。

我提着行装穿梭在人群中间，脚步蹒跚，我可以不急不慢利用闲时去看看西安的新火车站，就在我无所事事的观望中，一眼却瞥见了一个残疾人、军人、作家、记者的窗口，我下意识地赶紧掏出作协会员证，指望它去成全我的苦旅。

当我从窗口接过火车票时，我居然发现眼前那位已经很漂亮的小姐骤然间跟仙女一般。我屏住呼吸望着手中的票，那肃穆状不亚于在战场上给我发了一支枪。

火车依然哧哧地奔驶着，不时地发出一声吼叫，在远夜，声音嘶嘶、尖锐，惊醒了那只正在坐着睡觉的鸟儿。夜很静了，外面什么也看不清，浓浓的夜像一条河和我擦肩而过。在这奔驰的夜里，我的想象长了翅膀，飞翔在雷鸣和闪电之中，我似乎抓住了命运的鞋跟，拼命地向上攀援着。遥远将会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我在心中阐释着自己的努力和奔波。生命就是一列火车，在动与静之中选择自己的方向。

那只鸟儿终于飞起来了。在很高很蓝的天空。迷迷糊糊间，太阳出来了，它在树林和山峦之间不停地躲闪着，阳光照在我脸上，使我这个从冬天走出来的西北汉子感到了强烈的温暖，我不愿动一下，我就那么半卧状地坐着，静静地看车窗外飘逝的景物，一种十分静谧的感觉从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升腾起来，撩拨着我的疲倦。我实在不愿打破这种安详的境界。

火车在晨曦中一直向着南方驰骋着，那边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诱惑呢？我猛然有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那只鸟的翅膀被雨打湿了，已失去了昔日的活力，它不停地向下滑翔着，好像是一种跌落，迅速而奔突。我一下惊醒过来，不由得痉挛了一下，我转过头，发现身边的那个年轻人还在梦中徜徉着。我痛苦地闭上眼睛，看见那只鸟疲惫地鸣叫着，孤独的影子印在硕大的天空上，样子悲怜，它在寻找着一片纯净的有着新鲜空气的天空。

火车驶过著名的大瑶山隧道时，天再次黑了下來，车上的人有上有下，我觉得我是唯一的旅客。火车不断地宣泄着，车上的人开始活动起来，从他们的行为中，我知道我已经到了南方之南的这座城市。

在色彩缤纷的大街上，我踢着一只软装的饮料盒，只身行进在这漫漫长夜里。我要赶紧去找一家住处，为那只鸟儿找一个歇脚的巢。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 家里的古物

肖胜林

少年时，遇见进村收古物的小贩。他用指甲捏了银圆，凑到唇边鼓嘴一吹，然后，快速靠到我的耳边。“噙——”银圆发出清脆、细长的声音，悠扬又干净。

他怂恿我回家问问父母，家里是否有银圆古物。

我回家问父亲：“咱家有银圆吗？”父亲说：“没有。”我又问：“那咱家有什么古物吗？”父亲笑，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算盘，说那是他读书时就用的，算个古物了；又指了指灶前的板凳，说这板凳更久，他记事起家里人就一直坐着。

算盘珠光亮，板凳也坐得光滑，看上去确实有些年月了，这可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即使算作古物，也不值钱。

家里其实还有比板凳更久的东西，比如那台纺车子，以前纺线用的，通体黢黑。只是这东西在乡下常见，后来又闲置无用，某天，

就被当成柴烧了。几年后，有下乡收古物的，居然也收纺车，能给十几块钱。这让母亲有些不可思议，说：“这东西买了去干什么呢？”父亲便开母亲的玩笑，说：“烧了贵柴。”

还有一个石槽。以前是喂马用的，后来卖了马，换成了牛，石槽就成了牛槽。再后来，牛也卖了，乡下无畜，石槽在院墙外枣树下，静静地躺着，无人问津。

还是那个收古物的人来，看到石槽，给三十块，问卖不卖。母亲不松口，古物贩子出到五十，母亲仍摇头。母亲和古物贩子较着劲，最后，八十块钱成交，母亲高兴了好一阵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仅仅两年时间，邻居家类似的石槽，居然卖了二百块。母亲得知后，有些失落：“还是太急，卖早了，要是再等等，留留就好了。”父亲安慰母亲说：“卖了买了是行市，谁会长着前后眼呢？”



逝者追忆

## 爷爷的笋

许昕

耳边仿佛又响起那熟悉而急促的脚步声，“哒哒哒”，从老家院墙外缓缓走来，那是爷爷。他身材瘦小，走路时总是身体微微前倾，驼着背，就像一只饱经风霜的老鸟。常年穿着那件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褂子，破了洞，炸了线，就用一根尼龙绳在腰间一捆继续穿，成了他不变的工作服。他总戴着帽子，平时是蓝色布帽，天凉了换成毛线帽，下雪天便裹上那顶厚实的雷锋帽。

我小的时候，爷爷已经渐渐老去了。四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父亲和小叔留在村里，平分了地和奶奶的茶园田地。爷爷便常往山里跑，砍柴或拔笋。

“听听啊，清明了，星期天跟爷爷上山拔笋去。”清明前后茶叶正开园，比起整日困在茶园里，我更愿跟着爷爷上山。别人拔笋都去“高山”，爷爷偏要往更高更远的“上高山”走。我跟在爷爷身后，走出村庄，蹚过小河，路过茶园，行至高山深处。一进山，爷爷像是灵活的猴子，领着我这个小猴子，我俩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自由的。

人间小景

## 早开了的油菜花

裘刚明

今年的油菜花比往年早了一点。从杭州高速下来，路过龙门古镇道口，再往前，便是老家的地界了。双林和陆墓村之间，忽然闪出一片金黄，猝不及防地撞进眼里。那颜色是泼辣的，是肆无忌惮的，像是谁把一整罐的颜料都倾倒在田野里。车窗摇下来，风里有淡淡的香气，若有若无的，却偏偏要往你鼻子里钻——这味道，我是熟悉的。

往年这时候，油菜花总要等到清明前后才肯开的。清明是重要的日子，村里的人都得回来，上山，烧纸，磕头。我那时候小，跟在大人后面，看他们在坟前摆上供品，嘴里念叨着什么。我不懂，只是盯着那些黄黄白白的纸钱，看它们如何在火里卷曲、变黑、化成灰烬，飘飘地升上去。

那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呢！那时我四五岁，是个皮得没边的小捣蛋鬼。爷爷总喜欢用胡子刮我的脸，我笑着躲，他就把我捞回来，刮一下，又刮一下，嘴里念叨着：“哎呀，这个小家伙，总是捣乱。”可他的眼睛是弯的，笑纹从眼角一直漾到耳边。我躺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敲背，那双粗糙的手，一下又一下，不重，热乎乎的，像是要把所有

的喜欢都揉进我的骨头里。小时候，奶奶的炒饭饭是真好吃。我妈总纳闷，同样的来，同样的油，怎么奶奶做出来的格外香？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油多，是那份心多。她站在灶台前，佝偻着背，慢慢地翻炒，锅铲碰着锅沿，发出细碎的声音。那声音，是家的声音。

还有荔枝干。奶奶总把过年留下来的礼包拆开，从里头掏出几颗荔枝干，塞到我手心里。那东西，核小肉多，嚼在嘴里是满口的甜。可她每次都要叮嘱：“多吃五颗啊，吃多了流鼻血。”我那时候信了，每次都老老实实地数着吃。直到去年，有个同事跟我开玩笑说：“哪里是怕流鼻血，是怕你一次吃完了没得吃。”我笑了笑，没说话。

可我还是愿意相信奶奶的话。因为那是她的规矩，是她爱我的方式。冬天冷的时候，我和弟弟跟爷爷奶奶挤一张床。爷爷的腿是热的，他把腿伸过来，让我把冰凉的脚贴上去。那温度，我现在还记得，暖得像是冬天的太阳。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是要回到那个来时的起点的。我知道我出生在这个

父亲其实也曾拥有过真正的古物。那年，村里有人盖房子，需要拉土垫高屋基，父亲去帮忙挖土。挖土的地方不大，只能往深处挖。挖下去三畝，父亲感觉碰到了硬东西。回敲，轻轻撬动，父亲感到什么东西破碎了。再挖，土里全是清钱儿。

父亲喊：“挖到宝了。”呼啦啦，众人围了过来，一人抓一大把。

父亲也抓了一把带回家。清钱儿都生锈了，还有几枚粘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这值钱吗？”我问父亲。父亲说：“不值钱。”

这些清钱放在窗台上，村里有给孩子拜年干娘编锁子的，来家里讨几枚；有盖房上梁的人家，也要来两枚。父亲母亲给得慷慨，不过三五年，窗台上再不见一枚清钱儿。

后来，有文物贩子来，问我他：“清钱值钱吗？”他说：“那得看年代，不同年代的，价钱不一样。”我忘了那把清钱，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了。或许，里面有一枚能值些钱的呢？

其实，祖上世代为农，我们家里怎么会有值钱古物呢？老百姓过日子，三餐暖、四季安，过个平安踏实，过个心安理得，就算是拥有了最珍贵的财富了。

大地春色

汤青摄

## 致春天书(组诗)

欧阳健子

### 牵住春风的藤蔓

春风的藤蔓  
一头长在地上  
长在冒出来的草尖  
和杨柳嫩芽的脖子上  
另一头则系在天上  
系在燕子和风筝的尾巴上

来自春风里的  
呼吸。气味。颜色。声音  
在我体内逐渐凝聚着  
又向四周扩散着。蔓延着

抓住了春风这根藤蔓  
就抓到了春天的绿色通道  
万物打开胸膛和喉咙  
天地之间回荡着呐喊之声  
草木从土地里翻过身  
花朵便呼之欲出  
山水在大雪中睁开眼晴  
所有的人在等候第一声鸟鸣  
空气中弥漫的气息  
胜过无数朵桃花的灿烂

去郊外，桃园，河岸，田野  
用赋、比、兴的手法采一场春风  
早行人的信息裹满行程  
蚯蚓用身体守护的大地  
蜜蜂嘴里衔着的世界  
水牛舌尖卷起的村庄  
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这一切都散发着花香

三月的春风  
从故乡里拽出青草 月光和水声  
在紫云英和小鸡草繁茂的田埂上  
我冒着一场春雨回家  
每一步都踩到春天的细软胸膛  
年迈的母亲在屋檐下手搭凉棚  
她希望我像一只燕子飞回  
把城市里的故事衔回家  
告诉我我看到听到  
和抚摸到的春天

娘远远地站在春天里  
倚靠在门边的眼神  
像一根牵挂的藤蔓  
将我一步一步拽回

我揉揉眼睛  
泪水里的春天和娘  
是那么清晰

### 油菜花开

满眼的油菜花  
像成千上万吨黄金  
压住大地的呼吸

我想摘下其中的一小枝  
摘下爱情顶端的花瓣  
那些油菜田里被露水打湿  
又被阳光照晒的事物  
一个个显得十分甜蜜

一只蜜蜂飞过春天的头顶  
轻盈地落下金黄色的花蕊  
就像当年十七八岁的少年  
心甘情愿地掉进  
初恋的深渊

一只蜜蜂和一朵花  
是春天的一对小小情侣  
她们在大地上翻滚追逐  
捩走人间的黄金蜜月

放蜂的人是春天的王子  
天地相伴 草木为邻  
四海为家的宫殿里  
飞满扇动春天的翅膀  
放蜂人的生活的时间里发酵  
渐渐地被一群蜜蜂酿成甜味

### 微小的春天

花朵安静地盛开  
春天被撑开成一个  
生动的细片

忙碌的人在花朵面前  
停止脚步。屏住呼吸  
保持着与生俱来的优雅  
闻嗅。抚摸。想象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阳台上的几盆兰花  
和杜鹃丛中  
忽然闪现出  
小孙女嫩红的脸颊  
而楼下的斜坡上  
满树桃花正艳  
一只燕子衔着新泥  
把微小的春天驮回家里

